

# 夹岸桃花蘸水开

○ 耿仁亮

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”桃花，宛如春天的精灵，带着无尽的柔情，在春日与水相依，肆意绽放，将春的浪漫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“双飞燕子几时回？夹岸桃花蘸水开。”故乡的桃花，总与水相伴相生。村子旁的那条小河，蜿蜒而过，河畔的桃林，是故乡最美的画卷。春水边，一棵棵桃树都结着毛茸茸的花苞，矜持着，害羞着，含而不露，强忍着不发花，可红红的枝条早已透露了少女怀春的心事。春风一吹，春雨一润，心就软了、酥了，终于忍不住，一朵接一朵，“扑哧”一声，灿烂地笑开了。“桃花春水绿，水上鸳鸯浴。”桃花开在春水边，三分是桃花，七分是春水。春雨涨春湖，桃花开无主，一朵朵桃花像婴儿粉嘟嘟的小脸，让人怜爱，让人憧憬。

河水悠悠流淌，倒映着岸边的桃树，桃花盛开之际，那满树的繁花与水中的倒影相映成趣，分不清是花在水中，还是水在花里。偶尔，能看到几枝桃花从河边低垂下来，轻轻触碰着水面，泛起一圈圈细微的涟漪，恰似桃花在与河水深情相拥。这场景，不禁让人想起“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”的诗句，岁月流转，人事变迁，唯有这桃花，年年岁岁，守望着故乡的小河，守望着这片土地。远远望去，整条小河像是被一条绚丽的彩带环绕，又似一幅流动的水墨画卷。桃花蘸着水开放，水因桃花而多了几分

浪漫，桃花因水而添了一丝灵动。

面对桃花春水，即使对时令不太敏感的人，也会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春天的呼唤，更何况感春伤秋的文人墨客。李白曾说：“桃花春水生，白石今出没。”春水大涨，河中白石已经被淹没，但还未达到“桃花潭水深千尺”的程度，或许，此时的春水，正让诗仙李白酝酿一场浩大的思念，等一个叫汪伦的朋友；同样是在桃花春水边，孟浩然却说：“桃花春水涨，之子忽乘流。”春水生、桃花开，友人却乘舟顺流而去，他的恋恋不舍就如这绕舟的春水，绵长又怅然——水载着友人远走，也载着他送别的牵挂。

细雨如丝的日子里，桃花更是别有一番风情。雨滴落在花瓣上，晶莹剔透，宛如一颗颗珍珠，让桃花看起来愈发娇艳欲滴。此时走进桃林，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世界，烟雨朦胧中，桃花若隐若现，透着一种朦胧美。那微微湿润的空气里，弥漫着桃花的芬芳与泥土的清香，混合在一起，形成一种独特的气息，让人心醉神迷。

故乡的桃花啊，你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柔。你多情地蘸着水开放，装点了故乡的春天，也装点了我如梦的童年。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那片绚烂的桃林，都始终盛开在我的心间，成为我灵魂深处最珍贵的宝藏。

又是一年春光美，让我们在最美的春光里，与桃花一起笑春风。

# 吊炉烧饼

○ 刘斌

爱人从北京回来，悠悠地说：“明天早饭吃烧饼吧。”

我们心有灵犀。我知道爱人想要的是家乡鲁西南特产的、大个的、沿厚芯薄的吊炉烧饼，而且是“家乡味道，外酥里嫩”的柳林屯烧饼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便来到洛神湖湿地公园西门，直奔马路边角上的“吊炉烧饼”摊。此时，已有十几个人排起了长队，三十多岁的摊主两口子分工忙活着。女人专做面案，掐面、过秤、适当加量减量，揉成面团后，抹上花椒、蜂蜜和盐熬制的油水，按压成型，再撒上芝麻，烧饼烤熟后香气四溢。男人则把一个个烧饼坯子贴到吊炉内壁上，控制炭火温度并掌握时间，过了则糊，欠了则良，只有恰到好处，方可外酥里嫩。

这个烧饼摊，叫“大篷车”比较合适，所有的家什和操作都在一辆三轮车上。他们最主要的装备就是吊炉，把铁锅倒扣过来，开个五十公分见方的洞，外边用隔热层保温，底部用隔热层固定算子，木炭在算子上燃烧，炉膛温度可达四百多摄氏度。每做一个烧饼，男人的手至少要伸进炉膛两次，两口子一天做烧饼，大约要用二百公斤面粉，难怪他说：“原来手上烤得满是水泡，现在皮实了，不当回事了。”

其实，做这种烧饼最要紧的，是发面的功夫。用酵面头做引子激发天然面香，发酵得软硬适中，做出来的烧

饼，麦香、芝麻香、椒盐香、蜂蜜香四香合一，脆软适度，满口生津。即便带上十个八个远走他乡，放进冰箱，食用时经过微波炉加热，依然是老家的味道。别家的则不然，冷冻后的烧饼在微波炉里变成了一坨面疙瘩，优劣好坏，高下立判。

据老辈人讲，鲁西南地处平原，修桥盖房的山石料要从黄河以东的山区运过来，也要把小麦、玉米、花生等农作物运到河东去，兑换成地瓜干、高粱米或便宜山货。由于运输工具的限制，便衍生出一个特殊的行当——拉脚汉子。他们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有时几天几夜连轴转，赶着脚力不快但耐性好的小毛驴，拉起平板车，走乡路、过黄河、进山村，如此，路上的吃食便成了问题。家里的媳妇们心疼男人们出门在外、风里雨里的不容易，便你一言我一语地琢磨着，在炭火上烤出了这种便于携带、存放时间长的面饼，既能补充盐分，口感也好。渐渐地，这种面饼深受出行人的喜爱，进而演变成今天的“吊炉烧饼”。

爱人手拿烧饼，嗅着它的味道，念叨起给女儿寄快递的事，一副陶醉的样子。也似乎在告诉我，这有些糙、有些拙、土地般颜色的土烧饼，不自夸，不张扬，却寄托了游子与故乡的深情，维系着手艺与家庭的烟火，酝酿了小城与人间的向往，不思量，自难忘。

连载 49

# 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严嵩听了，点点头，摇摇头。

其时，王世贞的父亲正巡按山东。兵部按照严嵩的授意，提议王忬任浙江总督。其时，浙江的倭寇十分猖獗，重用王忬，一来感化王世贞，二来如果王世贞坚决不附的话，就寻找王忬的短处——军旅之事，难保一点闪失没有。

谢榛每天早晨起来，净手之后焚香，对着李白、杜甫画像小声祈祷。他说出这样的话：诗仙、诗圣，佑我写出好诗。

然后，谢榛在客舍里吃饭，与伙计说会儿话，便回到房间里用功。精选的十四家诗选，正在刻印。李攀龙计划刻二百部。到时候，自己最少得要二十册；以备将来发现可造之才时，用作开蒙的教材。

近来，谢榛上午读经，下午读史。佛经中的很多道理，让谢榛对诗理解得更加透彻了。其中的禅悟一说，对谢榛启发很大。他重新阅读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越读，谢榛越是感到内容丰富。天下兴亡，在司马光笔下灵活展现，给人以深刻的警示。谢榛想，如果皇帝、辅臣们多看看并且借鉴的话，会有更大的作用。可惜，他眼中的朝廷政事，看不惯者十之七八。严嵩那么大的年龄了，皇帝怎么用起来没头呢？

去年，因为卢楠之事，谢榛动过拜访严嵩的心思，后来打消了。自己与崔元关系不错，已是让李攀龙、王世贞不满，因为崔元与严嵩是一伙的。再去拜访严嵩的话，会让李攀龙等人更加生气。

除了七子之间一月一次例会外，

其他宴饮也很多。谢榛白天在阅读中度过，晚上则饮酒作乐，酝酿诗作了。谢榛的好多诗，是在喝酒之后写出的。就连题目，谢榛也好用醉赋、席上作之类。

八月十五这天，李孔阳在家设宴，邀请谢榛、李攀龙、王世贞喝酒赏月。酒至半酣，众人谈起诗法来。谢榛端坐桌前，一会儿看看入户的月色，一会儿看看几人，口若悬河。谢榛把诗法谈得具体详细，把本末源流剖析得头头是道。李攀龙在旁边听了，悄悄拍拍谢榛的手，说，别再说了，别再说了。但是，谢榛不顾李攀龙的提醒，一味地滔滔不绝。李攀龙的脸色就不好看了，阴沉沉着，看着桌子上的一盘菜。王世贞已是喝得差不多了，身子仰在椅子上，双手交叉于脑后，闭目养神。李孔阳竖起耳朵，认真倾听谢榛讲诗。

半天，谢榛止住，端起酒杯，对着李攀龙说，于鳞，我们喝一杯吧？

李攀龙看谢榛一眼，没说话，但把杯子端起来，一口喝干。李孔阳用手碰碰王世贞的膝盖，说，元美，元美，梦见周公了吗？

王世贞睁开眼睛，说，我没有睡着，我在听茂秦大讲诗法呢。

李孔阳说，噢，咱俩喝一杯吧？茂秦、于鳞正喝着呢。

不知不觉，月儿偏西，四人走出屋来，对着月亮仰首细赏。谢榛志得意满，看着月亮，想起杜甫写月亮的一句诗：无桂月更明。

谢榛、李攀龙、王世贞告别李孔阳，明亮月色里西行。李攀龙拉着谢榛的

手，说，茂秦刚才在席间，为什么泄露天机呢？

谢榛说，更有切要处没有说出。

为什么又不说了呢？

留点想头，让于朱去琢磨吧。

李攀龙听了，松开谢榛的手，默默前行。谢榛感觉到李攀龙的不高兴，便说，于鳞，于朱不是外人，我为什么不能与他尽情交流呢？

李攀龙抢白道，七人之外，都是外人。再说，李孔阳对诗只是一般的喜欢，谈不上挚爱。

谢榛没话了。他没有想到李攀龙有这样的想法：七子之外都是外人。

到一个路口，谢榛必须折向北面。这样，谢榛便对李攀龙、王元美说，于鳞、元美，我往北走了，再见！

李攀龙冷冷地说，好！

王世贞朝谢榛一摆手，大步向前走去。

第二天中午，徐中行来找谢榛，说，茂秦，今天晚上你带上几个相熟的诗人，到我书斋喝酒吧！

谢榛说，好的。

半下午，谢榛就走着通知诗友周一之、马怀玉、李子明，晚上往徐中行家喝酒。走到李子明家时，天已快黑了。喝了两杯茶水，二人便向徐中行家走去。到了，见徐中行正与马怀玉说话呢。

周一之去得最晚。他是太医，本来下午没事的，一个妃子突然有病，就耽搁了一个时辰。

既然人到齐了，那就喝酒。喝过三杯之后，谢榛站起来，看到书案上有一部唐诗，便拿在手里翻看。谢榛看了几

页，便历谈声律格调以分正变。中行说，听说你能假古人之作为己稿，凡是作品有瑕疵而不纯正的，一经你点窜便浑然一体。今天，你聊试笔力，成则每人浮一大白。否则，就要罚你三杯。相信茂秦兄不会推辞。

谢榛一听，来了兴致，说，你随便找一首吧。

徐中行找到戴叔伦的《除夜宿石头驿》。这首诗是这样写的：

旅馆谁相问，寒灯独可亲。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寥落悲前事，支离笑此身。愁颜与衰鬓，明日又逢春。

谢榛把诗看完，说，我看戴叔伦的这首诗气薄如叶子金，非金子金也。凡五言诗，两联若纲目四条，辞不必详，意不必贯。此皆上句生下句之意，八句意相联属，中无罅隙，何以含蓄？颌联虽曲尽旅况，然两句一意，合则味长，离则味短。晚唐人多此句法。

谢榛沉默一会，站了起来，把修改后的诗歌轻轻吟出：

灯火石头驿，风烟扬子津。一年将尽夜，万里未归人。萍梗南浮越，功名向西秦。明朝对清镜，衰鬓又逢春。

众人听了，一起鼓掌。徐中行说，茂秦的改作，体重味厚，就是金子金。佩服，佩服！

听着徐中行的赞扬，谢榛感到十分充实、幸福。他端起酒杯，一口喝干。

这天晚上，谢榛在灯下看书，忽然感到有点寂寞。正在无聊之际，听到敲门声。打开门一看，原来是宗臣。

子相，快请进！

(未完待续)